

# 如果你 愛上 一家書店

The Yellow-Lighted Bookshop

你知道這是一個永遠亮著燈量，等待你的情人。

你也需要知道這個情人的

熱情，風情，柔情，激情，文情，閒情，與內情。

一個在書店工作了十七年的作家

劉易斯·布茲比 Lewis Buzbee 著

陳體仁 譯



Passion 15  
如果你愛上一家書店  
The Yellow-Lighted Bookshop

作者：劉易斯·布茲比 (Lewis Buzbee)

譯者：陳體仁

責任編輯：徐淑卿

封面設計：張士勇工作室

法律顧問：全理法律事務所董安丹律師

出版者：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 10550 南京東路四段 25 號 10 樓之一

TEL: 886-2-25467799 FAX: 886-2-25452951

Email: [help@netandbooks.com](mailto:help@netandbooks.com)

<http://www.netandbooks.com>

THE YELLOW-LIGHTED BOOKSHOP by LEWIS BUZBEE

Copyright: © 2002 by LEWIS BUZBE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AYWOLF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NET AND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發行：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550 南京東路四段 25 號 11 樓

TEL: 886-2-87123898 FAX: 886-2-87123897

讀者服務專線：0800-006689

Email: [locus@locuspublishing.com](mailto:locus@locuspublishing.com)

<http://www.locuspublishing.com>

郵撥帳號：18955675

戶名：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新莊市五工五路 2 號

TEL: 886-2-8990-2588 FAX: 886-2-2290-1658

製版：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07 年 12 月

定價：新台幣 220 元

ISBN: 978-986-6841-17-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passion

of the books, by the books, for the b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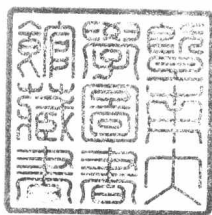
港台書

G256.1  
2009/1

# 如果你 愛上 一家書店

The Yellow-Lighted Bookshop

你知道這是一個永遠亮著燈暈，等待你的情人。  
你也需要知道這個情人的  
熱情，風情，柔情，激情，文情，閒情，與內情。



一個在書店工作了十七年的作家

劉易斯·布茲比 Lewis Buzbee 著

陳體仁 譯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目錄

|     |             |     |
|-----|-------------|-----|
| 第一章 | 在人群中獨處      | 6   |
| 第二章 | 魔箱          | 31  |
| 第三章 | 狂妄的烏鴉，和「公司」 | 51  |
| 第四章 | 書與城市        | 66  |
| 第五章 | 在路上         | 84  |
| 第六章 | 走出黑暗        | 96  |
| 第七章 | 大生意與大變化     | 118 |
| 第八章 | 小書店的故事      | 141 |
| 第九章 | 燈光溫馨        | 168 |
| 第十章 | 新成員加入之後     | 193 |

## 第一章 在人群中獨處

我的開門第一件事就是去書店——隨便哪一家書店，我總是充滿一種靜靜的興奮。按理我不該如此：我在書店度過了大半生，當過書店店員，也做過出版社的銷售代表；即便在我退出這個行業後，仍然是個不可救藥的書店常客，每週至少要去書店五次。難道我還不厭倦嗎？可是，在如此恬謐的早晨，書店陳列得整齊齊，書架清潔並充滿希冀。我知道這不僅僅是一家商店——當書店開門迎客，世界的其他部分也隨之而來，當天的氣候，當天的新聞，接踵的顧客，成箱的書，以及那書中的世界——記載事實的書和闡述真理的書，新出版的書和已被讀過數代的書，極其重要的書和絕對平庸的書。站在這書河中，我總是情不自禁地感覺到宇宙可能會披露些什麼，在很久很久以前。

當然，我並不僅僅是為買一本新書而去書店。逛書店本身就令人興奮，我知道我想待多久



就可以待多久。書店的潛規則與其他零售行業不同。雖然書店多為私人經營，卻重視公眾對時間和空間的要求。它不像那些似乎災難在即而大量出售手紙或辣椒醬的大賣場；也迥異於銷售花稍名牌服裝或飾物的豪華商鋪；它更不是一天勞作後回家順道買上半打啤酒、一盒香煙或冰淇淋的便利店。收款機的鈴聲並非是在提醒你快走，書店不限制你的逗留——它本來就是供人流連的地方，時間長短由人自便。我來可以是為了從烹調書中抄一個菜譜或查找某個連鎖酒店在聖安東尼奧的名稱，甚至重讀某本喜愛的短篇小說；可以約上一個朋友，一邊瀏覽書的封面一邊聊天；也可以坐在「歷史」區閱讀一本論述文藝復興鼎盛時期那不勒斯複雜手語著作的第一章，那本書真是引人入勝。只要你方便，就可以享受甜美的時光。如果書店有一個咖啡館，那就更妙了；一塊蛋糕和一杯咖啡，時間就會過得更輕鬆。我甚至會買一本書。

設想在百貨商店的經歷：試穿一件新外套在店裡轉上半小時，也許下週三又來試一次，其實你並不真的打算買。走進披薩店看看是否有免費品品嚐；你很餓，於是嚐了嚐義大利辣腸、香腸、洋蔥和鳳梨，味道不錯但不合你當時的胃口。在其他零售店裡，店員和經理可不待見只試不買的顧客。

書店的這種行業性的閒適部分來自它所銷售的商品——書不是那種急功近利的產品，它們需要時間；寫書很慢，出書很慢，讀書也很慢。一本四百頁的小說也許要數年才能完成，出版的時

間可能更長，即便被買回家，讀者也許隔上幾天、幾週，甚至幾個月才會坐下來讀上幾個小時。

但書店的寬容也並非完全出於書的特性。現代書店與咖啡館或小食店為鄰已有長久的歷史。

在十八世紀的歐洲，當咖啡和煙草風靡大陸時，咖啡館是作家、編輯和出版商的聚會場所。提神、咖啡和誘人的煙草相得益彰，可以讓人愉快平靜地坐上一天，頗適合於寫作，閱讀，長談，或臨窗發呆。那是啟蒙時代，識字者漸多，書價比以前便宜，品種趨向豐富，書店經常與咖啡館為鄰，這家的顧客也是那家的顧客，都是些有閒情聊天和思考的人。即便今天，最大型的連鎖書店還是保留了這個傳統，設置帶有咖啡機、沙發和書桌的區域，供顧客愉快地享受。

書將我們與他人聯繫在一起，但這種聯繫建立於獨處之中：一個讀者獨處一隅聆聽一個作者的心聲。比如，約翰·厄文（John Irving）<sup>1</sup>的文字就像一個智者在與另一個交談。通過網路、電話訂購書只需舉手之勞；而郵購圖書也是輕而易舉——沒等我們開門，投遞員就會從郵箱中把填好的書目取走。但購書人中十有八九還是願意親臨書店，為了置身於書之中，當然也是為了置身於那些購書的同好之中，哪怕我們可能從不交談。伊利亞斯·卡內提（Elias Canetti）<sup>2</sup>曾將咖啡館描述為我們「在人群中獨處」的地方，我一直認為這句話也適合於書店。這種獨處和匯聚實在是可愛的搭配，就好像書店在消解圖書的孤獨。

書店並不像其他零售店那樣關注時間和空間，因為在此這不是大問題。大多數書店店員入此

行是因為他們愛書，又天生喜好經商。書價廉，按照經濟學法則書業利潤不過是蠅頭而已。書又是大量的，需要很大的空間——每一種書都是唯一的，一家書店需要豐富的品種，充足的庫存才能保證高的銷售額；所以大多數書店店員的收入僅夠維持生活。在其他行業中時間也許是金錢，但在書店裡卻不是。既然時間不是金錢，我們不妨揮霍一回。

書店向來是交換時代思想的市場，在塑造公眾話語方面起到促成的作用。書店經常是捍衛言論自由權力的陣地。在西爾薇婭·比琪 (Sylvia Beach) 的莎士比亞書店 (Shakespeare & Co.)<sup>4</sup> 的贊助下喬伊斯 (James Joyce) 的《尤利西斯》(Ulysses) 才得以面世；沒有勞倫斯·費林蓋提 (Lawrence Ferlinghetti) 的城市之光書店 (City Lights Bookstore)，金斯堡 (Allen Ginsberg) 的《嚎叫》(Howl) 可能要在數年之後才能躋身文學殿堂。這只不過是兩個最著名的例子而已。

大量生產的圖書具有一個基本的平民特徵。比如，《唐·吉訶德》(Don Quixote) 是西方文學的偉大成就之一，價格卻與最下三濫的名人傳記大致相當，甚至因不用支付版稅而更便宜。而地域對價格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唐·吉訶德》在紐約豪華店鋪和四面透風的堪薩斯城路邊小店的價格是一樣的。其他商品的生產批量不僅影響價格，而且影響質量。我期望花費數千美元訂做的低音吉他的音質和演奏效果要優於我的芬德牌仿製品，後者只需兩百美元。一本嶄新的

由霍加斯出版社 (Hogarth Press) 出版的維吉尼亞·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的《海浪》(The Waves) 的初版本固然是藏書家的夢想之物，但新近出版的平裝本也同樣有吸引力。她的散文質量不會因價格或版本而有所損益。

在書店裡，最優秀的和最枯燥的圖書任憑挑選，它們服從同一個原則，即：是否有讀者需要？每個讀者都有自己的喜好。書店很可能同時銷售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的《追憶逝水年華》、最新的貓卡通、汽車修理手冊、軍事歷史傳記、自助類嚮導、電腦編寫程式或微生物進化等類的書。讀者各取所需。

書店並不只是銷售文學書籍，每本書都有自己的讀者。來書店的人各有目的：查找古錢幣的價格、有效的除草經驗、合適的小農舍養豬方法，等等。好書店兼收並蓄。

書經久耐看，可以用而無損。書不需要燃料、食物或服務；它既不會自己弄髒也不會鬧出動靜。書可以反覆讀，然後傳給朋友，或再賣掉。書不易碎，不怕凍，沾滿沙子也照樣能讀。即便掉到浴缸裡，晾乾了，熨平了，就萬事大吉。如果書脊開裂了，書頁掉了，只要在一陣風光顧前將它們整理好，用膠帶黏上就行。

書的平民性質中最重要的是：除了識字外，看書不需要其他特別的訓練。

書店的吸引來自諸多層面，所以我們必須靜下心來。我們在其他顧客中穿行，細細地瀏覽書

架，感覺敞開的門外一陣細雨掠過，一時間不太確定我們究竟要找什麼。找到了！在桌上的書堆裡，或是在書架滿是灰塵的最下層，我們偶然發現了它。這不過是一本尋常的書。這種書可能印了五千冊、五萬冊，甚至五十萬冊，但這一本就像是專門為我們定製的。我們翻開第一頁，於是宇宙也隨之開啟……從前。

\* \* \* \*

十一月，一個陰雨的星期二，臨近黃昏。我喜歡在這種時間逛書店——下午短斜的光線和此刻的安閒將一切都拉近了：書架，書，還有在狹窄過道裡埋頭尋書的三兩顧客。櫃台裡一個店員對著櫥窗發呆，在黃昏高峰來臨前稍事休息。我來找一本書。

近來我有種突然和莫名的買書衝動。我去了城裡的數家書店，儘管那裡有成百上千種圖書，卻沒有找到可以撫平我的衝動的那本。我並非無書可讀；我的床邊有一摞沒有讀過的好書，更何況我的客廳裡還有成架的書打算再讀。惱火的是我發現我渴望的是「下」一本，但我又不知道它是什麼。我不再試圖去分析這種渴望；我屈服於折磨我大半生的癡書症已經很久了。我很明白這種「病」況，感到不久就將有所斬獲。

這個陰雨的下午，妻女都出門了，我有幾個小時要消磨。「消磨時間」，這真是一個怪詞：

我們幾乎總是想找回時間，增加時間，激活時間，實際上就是要更緊地把握時間。還有什麼地方比書店更適合於享受節省出來的時間呢！我轉過街角來到鄰近的書店，過去三天我已經細訪過兩次。但似乎還是值得再來，何況天氣也合適。我會待上五分鐘或一個小時，都沒什麼關係。但我知道我一定會買上一本什麼書回家，在塌陷的綠色安樂椅上享受失而復得的時光，絕對獨處。

我按照習慣的路線在書店裡巡視著，掃過排列整齊的新精裝書的封面和一牆最近出版的平裝書，隨後是期刊區。雖然昨天上午剛剛來過，但每天都有新書運來；儘管今天沒有什麼令人矚目的東西，重溫老書也是一種喜悅：琢磨那本關於羅盤歷史的圖書，或瀏覽這本小說中的月球照片，或欣賞這些圖書的開本和裝幀。我處於一種亢奮的狀態——我想是因為下雨——我被狹窄山谷的幽閉氣氛引到了小說區。

其他顧客均勻地分布在書店各處，好像他們的興趣是按照指定的書島確定的。每個人都拿著一本書。有人在閱讀正文，有人只是瀏覽封底。我認出其中一位長者是我的鄰居，身著黑衣，頭戴皺巴巴的牛仔帽。他梳著一條細細的小辮，留著惠特曼式的鬚鬚，手持華麗的銀頭手杖。今天，他在神話類圖書的頂層架子上翻找，不時從排列整齊的書中抽出一冊，快速地瀏覽。

我是書店偷窺老手，早就知道我的這位點頭之交一般只讀鼓囊囊的科幻小說或希臘文和拉丁文的經典。我承認，偷窺別人看什麼書——比如在公車上或咖啡館裡琢磨讓某個人如此入迷的是

什麼書——是一種招人煩的習慣。其實我對書本身並無褒貶，只是好奇而已，更多是帶有一份私心——也許會在路人手中看到我要找的書。

我轉向小說牆看著封面朝外擺放的圖書，架子上新近流行的小說，封面一律朝外，它們都挺招人，但還不入我的法眼；於是我扭頭向右，掃視著排列緊密的其他小說的書脊，依然沒有收穫，我感到有些失落。在書店工作十七年，再加上之前和之後逛書店的时间，算起來就更長了，作為一個癡書症患者，我看過的書架至少以百萬英尺計，我應該可以擺脫這種誘惑，這種使我癡迷的小魔法，但我擺脫不了，我仍然是書蟲，貪得無厭。就在這時，我看到這些天我要找的那本書，就在那裡，就在書架的底層，儘管我從不知道有這麼一本書。

安德烈·普拉托諾夫 (Andrei Platonov)<sup>12</sup> 的《凶殘和美麗的世界》(The Fierce and Beautiful World) 是一本短篇小說集。書名固然誘人，但是這本書的本身，它所代表的東西，它的美麗和給人的感覺，也使我動心。我知道，普拉托諾夫是位勇敢的俄國作家，身處極權統治下卻寫了許多反對極權的小說，是那個時代的偶像。編者的前言將它的小說比作極權國家生活的刺耳寓言。這不是本新書，寫於二戰之前——重印本也已出版數年。《凶殘和美麗的世界》是一本薄薄的平裝本，但裝訂結實。封面是一張未來派螺旋建築的黑白照片，紫色的方框襯著鮮紅和白色字母拼寫的書名。書脊使用同樣的色彩，太空時代的紫色和紅色，優雅簡單的字體。我俯身從書架底層

拿起書，用手拂去上面的灰塵，用手掌掂量了一下，然後打開書：紙張厚實且潤滑，手感很好；最後的幾頁一反平裝本的簡陋，居然又是奪目的紫色。我將書夾在腋下，買了。

但我還不急於離開書店。就像其他同好一樣，我喜歡待在這個舒適的地方，喜歡獨處於人群之中。

\* \* \* \*

與眾多癡書症患者一樣，我生活的環境不太會產生對圖書和書店的癡迷。我生長在加州的聖荷西（San José），位於舊金山（San Francisco）以南五十英里的一個富裕但毫無文化氣息的小鎮。七十年代初，當我還是一個高中生時，聖荷西沒有一家世界水平的書店——沒有城市之光書店、莎士比亞書店、布萊克維爾公司（Blackwell's）<sup>1</sup> 和海濱書店（Strand Bookstore）<sup>2</sup>——但書店還是有幾家。

我貪婪讀書並成為書癡是在十五歲那年，在我發現《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之後。當時我對書店的氛圍和聲望並不關心，只要有書就行。

當我要買新書的時候，就去設在當地最大的購物中心陰暗的地下樓層裡的戴頓書店（B. Dalton Booksellers Inc.）<sup>3</sup>，或設在附近路邊商場最裡面的小教授圖書中心（Little Professor



Book Center)<sup>16</sup>。我買過普及版的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sup>17</sup>(六個月內買齊了全部單行本)、契佛(John Cheever)<sup>18</sup>、厄普代克(John Updike)<sup>19</sup>(寫了不少轟動的作品)、馮內果(Kurt Vonnegut, Jr.)<sup>20</sup>、海勒(Joseph Heller)<sup>21</sup>、巴斯(John Barth)<sup>22</sup>、巴撒美(Donald Barthelme)<sup>23</sup>、品瓊(Thomas Ruggles Pynchon, Jr.)<sup>24</sup>等人的作品。我讀書沒有什麼具體的目的或計劃，只是任由一本便宜的平裝本封底的新書介紹引領我遊蕩到另一本。

每個週四的晚上，我都要陪母親去一家叫「溪谷集市」的購物中心。每當她做頭髮的時候，我就去隔壁百貨店的圖書區，我的第一本精裝圖書——現代文庫版的《薩基故事全集》就是在那裡買的。當時我對薩基(Saki)<sup>25</sup>一無所知，只知道這是某個作家的筆名(這對少年可是有神秘感的)，我只是喜歡現代文庫圖書紅、藍、綠色的布面，而薩基是最便宜的，只要二點九五美元。我曾從這家書店偷了一本精裝的《藍儂回憶錄》(Lennon Remembers)，將它塞到我哥哥的海軍陸戰隊戰鬥服的大口袋裡。但在一年後，當我發現史坦貝克和閱讀的快感後，我不能再讓自己偷書了。

我經常一頭扎到聖荷西髒亂的商業區，在州立大學周圍巨大的舊書店的迷宮裡轉悠。店員並不管我，所以我可以坐上幾個小時，隨意地瀏覽，有時也會去偷看舊的《花花公子》(Playboy)。